

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

晚安恋人们

〔日〕五木宽之 著
王玉琢 译

晚安恋人们

〔日〕五木寛之 著

王玉琢 译

工 人 出 版 社

晚安恋人们

[日]五木宽之著

王玉琢 译

米

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北京安外六辅炕）

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.25 字数：241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1~60,090册

ISBN 7-5008-0021-5/I·7 定价：2.50元

内容提要

作者展现给我们的画面是畸形社会里一群年轻人的畸形婚恋。

有才华的大学生阿作突然放弃在名牌大学里的学业，丢下情人谣子和非婚生女儿智慧子，在日本列岛流浪。谣子在同几个萍水相逢的情人经历了一番“爱恋”后，接受了广播电台编辑昌平的求爱，却仍然爱着阿作。昌平挚爱谣子，又与女同事密子难断藕丝。谣子容忍了这一荒唐行为，并且出人意料地和密子建立起亲密关系。密子出身名门，年轻貌美，前途无量。可是她和阿作一见钟情，委身于阿作，放弃了为许多人所羡慕的家庭、职业，追随阿作，走上了流浪之路。从小说我们可以窥见日本社会道德生活的一斑。

477/21

目 录

一、	一只死鸽子.....	(1)
二、	少女.....	(27)
三、	恋人的怀念.....	(50)
四、	神秘的暗号.....	(72)
五、	复甦的爱.....	(99)
六、	和鬼捉迷藏.....	(115)
七、	放荡女人.....	(145)
八、	家庭模式.....	(170)
九、	少女失踪.....	(201)
十、	三个女人的旅行.....	(237)
十一、	爱之路.....	(251)
十二、	新的一年.....	(276)
十三、	晚安, 情人们.....	(313)

一只死鸽子

没等上五秒钟，谷昌平就接了电话。

“是的，我是谷昌平。”

那声音仿佛撞击一下就会弹出回声似的。谣子不禁笑了。

这个在广播电台工作的男人，在她的眼里宛如一幅迷人的画。

“噢，是谣子吧？笑什么？”

昌平的声音变得亲昵起来。谣子极喜欢昌平这种声音以及表情的瞬息变化。就同一首歌曲中从长音变为短调一般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，打搅你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请讲。”

“嗯。”

谣子语塞了。犹豫着说还是不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怎么。”

谣子把电话耳机贴在耳朵上，望着编辑室外那灰色的天空。一只鸟小巧黑色的身影，消失在晚秋的天空中。

“喂，阿谷，‘偶然’，是不是只是发生一次的意思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比方说，碰上了奇妙的事，只有一次，便可称之为偶

然。但是同样的事一天里碰上几次也可简单地称之为偶然吗？我确实感到不解。”

“嗯——”

“我想和阿谷你谈谈这件事，所以拨了电话。又怕你笑我，便欲言又止。”

谷昌平沉默着。谣子向放在眼前桌子上的那个白纸盒扫了一眼。纸盒上的十字交叉白带子是谣子早晨自己系上的。

“而且，有件东西无论如何要交给你。请你抽点时间来。我到你那里去。”

“什么？有东西交给我？”

谣子伸手把纸盒子向身边拉了拉。

“鸽子，是只死鸽子，装在纸盒里。”

矢泽谣子在国营铁路四谷站下了车，脚踩着法国梧桐的黄色落叶，向和谷昌平约好的咖啡厅走去。

四周已经昏暗下去，人流汇成一条黑色的河在灯下游动。走过教堂时，谣子无端地变得伤感起来，凄寂地回头望着教堂。

她回忆起去年圣诞节的前夜和谷昌平一起经过这里时的情景——

严寒中，教堂的灯放出温暖的光，两个人站在路上，久久地凝望着那灯光。

“那时，我也是提着白色的盒子。”

谣子不由得向抱在怀里的纸盒子看去。那是个捆着白色带子的长方形的纸盒。

去年圣诞节的前夜提着的纸盒里装的是谷昌平的赠品。

是谣子早已渴望得到的两个饮茶用的茶杯——英国姆阿古拉夫窑出产的印有花纹的厚重的茶杯。

然而，如今抱着的纸盒里却并非茶杯。而是一只死鸽子。

她，偶然地碰见那只死鸽子。然而其后发生的事她却并不认为是偶然。

“我太爱考虑这些小事了。”

她暗自思忖，在和谷昌平交往的三年中，他总是指责她这一点。

“你如此拘谨于小事，永远也不能结婚的。”

他说。

“生活这东西是复杂的，是非理论的。不随着生活的旋律而飞转，就会成为一个无法适应现实的人。在你拍摄的照片里，已经流露出这样的情绪。使人难以理解你的心理，照此下去，将难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摄影师。”

他的话似乎有道理，她想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谣子挠了挠头发，吃吃地笑着。

“可是我毕竟是我啊。”

她把风衣领子立了起来，急步穿过人行横道，向望眼可及的库拉娜达咖啡厅走去。

谷昌平看了看手表。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，却未见谣子的身影。

“她总是这样。”

谷昌平喝了一口咖啡，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，打着那个古色古香的汽油打火机。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飘然而

去，形同丝状的玉带悄然逝去。他茫然地望着，心中一阵温情。

谷昌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年出生于东京近郊，今年二十九岁，六年前毕业于私立大学文学系，到了一家民间广播电台工作。

开始是以广播员被录用的，终被分配到制作部，现在担任深夜广播节目的制作编辑。

高中时代他极喜欢滑冰，不是速度滑冰，而是花样滑冰。从初中时开始，到了高三依旧坚持。参加过一次校与校之间的比赛。

他，高高的个儿，身材匀称。一张容貌端正，给人好感的脸。当初倘若继续努力，也许会成为奥林匹克选手。

“谷昌平这孩子不论做什么都是干一半玩一半。”

让谷昌平学习滑冰的母亲至今还常常抱怨。

“那小子缺乏毅力，象我。”

昌平的父亲也总是笑着说。他是个插门婿，喜欢古董，性情温和，很有些雅兴。

进入大学后，谷昌平参加了戏剧小组，负责舞台美术和效果。

而同时他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民间歌舞小组，还参加过业余音乐比赛。他作为乐队队员担任首席吉他的演奏和四重唱的伴奏。

大学里学的主要是东洋史，也许受对陶瓷颇有研究的父亲的影响，他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非常感兴趣。毕业时写了一篇关于陶瓷器的葡萄蔓草花纹传播的论文。

他很招年轻姑娘喜爱。进入广播电台之前，已经有了几

次恋爱经历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每一次都轻松地，不留深伤重创地过去了。

“你小子虽然受姑娘们的喜欢，但却不重情。”过去一个朋友曾说过他。

这句话，深深地印在昌平的心里。

谣子还没来。

昌平把烟熄灭，抱着胳膊，闭上眼睛。

“用不着急躁不安。”

他想。

“与她交下去，需要特殊的神经。”

用人世间所有的常识去衡量，她也不尽合情理。

与她结识不久，昌平便感到十分疲劳。她的某一条神经似乎错了位。

无论工作还是游玩都有板有眼，注意平衡的昌平，实在不习惯谣子的那种习惯。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正是她的这种性格深深地吸引着昌平。

昌平在和谣子的算不上恋爱的三年交往中，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几点要领——

在私生活方面，不去问及。

经济上，各自承担一半。

不可交际太深。

此外还有些细微之处。他决心大体上守住以上三条防线，不越雷池一步。

他也想到例外。

“作为例外，和谣子的交往会成为自己终身唯一的并非

半途而废的行为。”

这并没有明确的理由，不过是茫然的预感而已。他意识到，这预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加坚定了。

“真是怪事啊。”

昌平喝了口已经凉了的咖啡，摇了摇头。

真是令人不敢相信，然而又是事实——他竟然不知道矢泽谣子的住处和真实年龄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连她结过婚没有也不清楚。

“难道真有这等事吗？”

他自己也这样想。

正在这时候，外边传来异样的爆炸声。

“地震！”

昌平猛地意识到。

轰的一声震人心腹的沉重的爆炸声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错觉。

昌平条件反射般地两手捂住头。挂在墙上的西班牙画盘被震落下来，发出刺耳的破裂声。

拥挤的咖啡厅内顿时发出顾客们的悲鸣和吼叫，花盆也被摔到了地上。

“把煤气关上！”

“不要惊慌！”

“不要往外跑！”

蓄着胡须的店主大声呼喊。咖啡厅内断了照明电，一片漆黑。外边响起了笛声。

奇怪的是，地震的冲击只有一次。

顾客们都屏着呼吸等待着事态的发展，咖啡厅瞬间变得

悄然无声。天棚上的扩音器里依然响着吉他的声音，显得格外清楚。

“这西班牙式的吉他声音过分纯正了。”

谷昌平想，他自己也颇为不解，这样的危急时候，人为什么偏偏要想这些悠闲之事呢？

“看来问题不太大了。”

大胡子店主似乎放下心去。他从柜台里走了出来，拾起那被摔成碎片的画盘。

“好象不是地震。”

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自语声。

“隔壁的大楼好象被炸了！啊，有人倒下啦！”

把门推开向外扫视的侍者大叫。

“是炸弹吧？”

“也许是过激派的恐怖活动。”

顾客们恢复了常态，拥向门口，年轻的顾客中有的已经冲出门外。

昌平迅速地抓起咖啡费收据站了起来。

他几步冲到公用电话跟前，拨动广播电台制作部的直通电话号码。

“喂！喂！”

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是同事森田密子。

“是我。你知道四谷车站前的库拉娜达咖啡厅吗？”

“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阿谷啊。库拉娜达？我知道。”

“好，你马上赶来。这家咖啡厅隔壁的大楼发生了事件，只听到爆炸声，详情不知，震动极大，看来非同小可。我现在立即赶赴现场，委托你和采访班联系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森田密子简短地回答，昌平把五百元的票子塞进收款台，推开挤在门口的人群走了出去。

挨着咖啡厅的那栋七层楼的二楼窗户里向外冒着烟。歪斜的窗框上吐着红色的火舌。道路已经被玻璃碎片埋住，路上倒着一个女人。

在人行横道的中央躺着一位身着风衣的女性。

“难道……”

四周一片混乱，有的人满面流血但似乎不大在意地站在那里。然而昌平却向那件似曾见过的风衣跑去。

“你坚持一下！”

昌平抱起扭曲着身躯倒在那里的女性的上肢，脚下传来玻璃碎片的声音。

“啊！疼……”

眼前，一张失去血色的脸扭动着，发出低低的呻吟。

昌平向那张脸望去，他震惊了。

“谣子！”

她没有回答。只发出几声短促的痛苦的呻吟。

昌平这时才发现，一块水泥块砸在她的膝盖处。

看来是爆炸时墙壁被炸毁飞落下来的。水泥块上留着尖锐的断茬，压在她的腿上。

“你不要动！”

昌平抱着谣子的上肢，用一只手尽量轻地推开那块水泥。

“痛！”

谣子再次呻吟。

血从她的额头向脸上淌。大概那是被碎玻璃扎伤的。
看到血的一瞬，昌平的头猛地发热。

“来人啊！帮我把这个人抬走！”

昌平大声疾呼。人行横道前边，停着一辆面包车。
司机悠闲地向车外望着。

“现在不是看热闹的时候！”

昌平向那个司机怒吼着。见他如此大怒，那个司机才从车上走下来。

“腿部受伤，你抬的时候注意！”

“血！”

那司机皱起了眉头。

“是谁干了这种缺德事呢？”

“你抱住那里，慢慢放在座位上。”

两个人把谣子抬在汽车的后座上。

“直着开，到第一个信号时向右拐。好了，快开！”

昌平把司机推到驾驶席上，命令似地说。

“真是没办法。”

司机嘟嘟囔囔不耐烦地开动了车子，谣子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。

“痛啊。”

谣子睁开眼睛说。

“没问题，你坚持一下。”

“阿谷？是你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原谅我。我比约定的时间晚了。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清楚。好象是爆炸。”

“我，会死吧？”

“胡说！”

昌平用手绢擦去谣子喉部的血。

“你不要再说话。”

谣子再度呻吟着，象个小孩似的。

“畜牲，在这种地方施工！”

开车的司机气哼哼地骂着。马路的一边被挖开，亮着一排红灯。

手持电筒，头戴安全帽的一个汉子在指挥着车流单线通过。

车辆排成一条长龙，停在那里。

昌平打开车内灯，看了看手表。

从出事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十五分钟。

前边传来救护车的铃声。

救护车的白色影子飞一样地驶过来。

“停车！”

昌平伸开双手，站在马路中间。

强烈的前车灯灭掉了。救护车的铃声和急刹车的声音格外刺耳。救护车仿佛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。

瞬间，昌平仿佛失去了意识。

然而，那只是几秒钟的事情，他立刻又恢复了神智。

他坐在停在那里的救护车前。离脸几公分的地方，便是汽车的金属横梁。

“干什么！”

怒吼声在他的头上响起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，凶狠得像个恶神。

“你干什么？！这样太危险了！”

“喂！没伤着吧？”

另一个男人问道。

昌平挣扎着站起来，不由得身子晃了晃。左肩和膝盖感到一阵疼痛。

“这里有受伤的人，在这辆车里。是从爆炸现场运来的，正在流血。腿部受了伤，请马上收容。”

“你怎么样？”

白衣男人问。

“我没关系，没受什么伤。”

“好，赶快！”

几个人向面包车跑来。

四周已经挤满了人。昌平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向救护车的驾驶席走去。

“你可别再干这种险事了！”

握着方向盘的司机厉声说。

“虽说有特殊情况，但你这么干实在叫我难办，我有我的身家性命呀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昌平低下头去。接着又递过名片。

“我是中央广播电台的。这个伤号将被送到哪家医院呢？”

“急救中心刚刚指令，送到信浓町的明治医院。”

司机收下名片，语气稍稍缓和了一点。

这时，躺在担架上的谣子被抬了上来。

“关于受伤的人，我将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。她叫矢泽谣子。”

“怎么写？”

“民谣的谣。”

“住处呢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工作单位是位于南青山的青山大楼内的一家叫作爱克书房的杂志社，是那里的摄影记者兼编辑。”

说到这里，昌平不由得犹豫起来。

“我与她交往了几年，结果什么都不清楚，岂不形同陌生人？”

他想。

“上车，立即出发！”

白衣男人喊道。

“你怎么办？”

昌平不知如何是好，他觉得应当给电台打个电话。

救护车开走了。昌平茫然地站在那里。

他之所以没陪谣子去医院，是出自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责任感。

“必须赶回现场……”

爆炸现场出现另一番景象。

碎玻璃撒满了路面。

受伤的人好象已被运走。

交通中断，警官们保护着现场。

电视摄影机的灯光，把大楼的入口照得如同舞台的布景。